



論語集解義疏

五

共五冊

□ 12
3083
5



門 口 12
號 3083
卷 5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

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

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九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
 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
 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
 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
 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

為李氏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
 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歸猶餉也既
 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餉也既
 召孔子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餉孔子豚也所
 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餉孔子豚也所
 拜餉而巳勝己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
 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
 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謂虎不
 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謂虎不
 在家時也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謂虎不
 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
 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取虎不在
 伺其不在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取虎不在
 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
 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
 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
 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
 云遇塗故知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

畢或有更隨其至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
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勝此孔子集解通也
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呼孔子集解通也
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集解通也
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也爾汝也貨先呼孔
子來而云予與爾言者予也爾汝也貨先呼孔
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合己故先發此言也
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則隱
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
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
謂此為仁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
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孔子數也。亟數也。言
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也。亟數也。言
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
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此豈可謂汝為
也。罵孔子也。孔子辭既畢故速不待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也。逝速也。孔子辭既畢故速不待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而不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故不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
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在我則
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

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子曰至不移

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
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
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善既殊故
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善既殊故
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

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
 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
 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
 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
 既是全生而有未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
 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
 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
 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
 有邪正者情既正故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
 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流遷其事則邪若欲
 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性流蕩失真此是情之行其
 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行其
 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若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
 欲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
 性者正而即非正雖即非正而能使之正譬
 如近火者熱而即非熱雖即非熱而能使之熱
 熱能使火者熱而即非熱雖即非熱而能使之熱
 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
 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
 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
 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言此則明之
 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為三
 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
 品不同而共為一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
 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人生則已若有生之始
 便稟天地陰陽氣之清濁者稟得清濁雖
 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者稟得清濁
 澄亦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
 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攬之則濁如
 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
 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論語集解卷之九

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
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
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
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
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
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
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中君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李

氏宰與陽虎共執李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註孔安國曰之

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疏公山至周

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李氏采邑也

畔背叛也云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

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

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

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悅也云曰未云云者

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云適也已止也

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云公山氏之適也云子

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

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

也云如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

與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張子

問至使人。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已能恭，則人以敬已，不致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寬則得眾者，人君所行寬弘，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暎也。敏則有功者，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肺膈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肺膈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

執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食○肺肺者召使而往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欲往者

也子欲應肺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

不善之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

者據肺身自為不善之事也肺經為中牟縣

宰而遂背叛此是夫子若為往之故云云者何也

子曰云云者然也此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

我昔者有君子既然而人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

或云君子不為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

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為害經為之設二譬譬

天下至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

我昔亦不有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亦不

言我昔亦經有曰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也然孔子

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為賢人賢

人以下易深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

不為世俗深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孔子亦為說

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云者孔子亦為說

我所以欲往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瓜係滯一

是須食之而自應東西求覓豈得不用何通乎而我

食耶一通用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

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

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

無條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安。測聖人之趣哉。室。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

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

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

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

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

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

也。事在下。文王。商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

子路對曰。未嘗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

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

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

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

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

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

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

論語集解卷之九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檇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

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五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疏子謂至也。與。云子

謂云云者。伯魚。孔子

之子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

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學周邵

二南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知

邵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

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

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

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

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

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

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也。疏云。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

不因於玉帛。而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

季未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

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

之所歎。不云玉帛也。云樂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

論語集解卷之九

十一

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
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
言樂云。樂云。鐘鼓。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也。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
樂之主。假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
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可忘。借鐘鼓
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
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移風易俗矣。
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安國曰。為久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窬。穿壁

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
正於外。而心柔佞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
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
形恒欲進。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
也。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內柔佞者。
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盜。
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
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
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算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
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
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

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里也。原

原本也。言人若往所至之鄉。輒憶度逆用意。原

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

也。又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

輒媚向而原趨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

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

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

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

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仍即為人傳說。必

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

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

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

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

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也。疏子曰。至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

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

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

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慙慙患己不

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

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者。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疾謂病也。其事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者。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疾謂病也。其事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

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者。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病於不復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註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註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

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

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

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也。云惡

利云云者。利口。妄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

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實。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不至言哉。○云予欲

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予貢云

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

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

傳述也。云子曰。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

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

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運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子

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

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化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

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

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

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

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

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疏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

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

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

悲所以去之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

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聞之也所以然

者若辭唯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已不

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

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

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所以不逆乎五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

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

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

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

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

矜鄙之心類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夏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柎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

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
 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
 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問至母乎○宰我
 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
 年也云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

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
 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
 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
 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
 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
 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又新穀
 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
 者鑽木取火之時名也內則云大鬴木燧是也改火
 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
 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為可矣子曰云
 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
 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除喪除喪畢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為孔子事於
 汝之心以此為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
 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也曰汝安則為之者孔
 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為

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緇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苴麤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精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猶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稻。稻為嘉食。唯盛饌。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

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為其父母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也。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

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云。愛。悵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之大懼其住。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時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緇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克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柞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櫟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
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註 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活。慾也。○

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之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上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勇而無義為盜。

疏子路曰至為盜○云

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尚於義以為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惡徼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之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

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

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窒人道理者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微抄也。言人生者。此子貢說已所憎惡之事也。微抄也。言人生者。必當出已心。義乃得為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為勇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為勇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有怨。

疏

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

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已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註

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眾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

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親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

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
 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
 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
 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
 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心
 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條嗣。故先去殷投
 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
 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
 知國必殞。已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
 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
 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
 比于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

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
 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
 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
 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
 微子所以然者。仁以其迹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
 焉。所以然者。仁以其迹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
 迹。雖異。俱是為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
 皆互能耳。但若不憂世。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
 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
 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節耶。
 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
 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
 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
 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
 母。當生微子。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
 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
 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

我乃顛隋。是遂去敢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

柳下惠爲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

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

也。○云柳下惠爲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爲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爲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云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故問之云。子爲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已所以不去之

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爲曲。則足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

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疏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不可不任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間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間。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

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慶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

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

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去季桓子受

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

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

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

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

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也。註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註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

苞氏曰下下車也疏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已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去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

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

之法者也。耨而不輟。註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律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遠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云長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

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政。日昏。排披。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猶然。斯可已矣。彼。於世。而有。際於。聖教者存矣。道喪干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鞫其蹤。同。群。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自。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俸。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

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與。人。徒。本。非。言。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群。鳥。獸。群。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鄭。玄。曰。至。為。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耜。是。今。之。耨。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為。耦。也。○註。士。有。至。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合。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疏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籬籠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

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動勞四體以播
 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
 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動
 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
 杖而芸者植也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
 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
 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
 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者
 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
 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荷當久已至日暮
 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云殺雞為黍
 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臠作黍飯
 而食之也云見其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
 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
 至明日之且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
 孔子而具以昨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路之事告孔
 子道之也云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
 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

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
 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已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
 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及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
 行不在也云云子曰及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
 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合其父還述之也
 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
 人不生則已既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
 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
 云云者既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
 二子之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
 之義而不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如
 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如
 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
 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
 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如之也

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且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疏逸民

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少連、七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下惠者，此二人之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也。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亂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意，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

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抱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鄭玄曰至朝也○直已之心是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

樂師也摯干共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

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

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疏大

至于海○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犬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食也散逸適往於齊國也古天子諸侯食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六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寔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鞞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鞞鞞鼓也其人能搖鞞鼓者

也名武亦說齊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
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
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

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

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孔安

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疏周公至一人註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

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
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

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
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
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
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勲並隆仁心與
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
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
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
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
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
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李駟

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疏周有至季駟註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

非謂一人四乳猶保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
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

相隨。似是
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

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
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
次微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註孔安國曰。致命。不受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疏

子張曰。至
已矣。○就

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稟仰
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
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
子張語。自有一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
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
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
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
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祿也。必
不素食。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
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
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直。斬是喪
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
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註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子張曰。至爲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

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
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
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
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
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世
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
無所輕重也。二章訖。
此是子張語是第一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

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

曰友交當如子夏。沉交當如子張。

疏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

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云者。子夏弟
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何者
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
言子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
云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
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
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
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
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
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
而他人必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
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我

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為
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沉交當如子張
者。若德悠悠。沉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
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
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
蓋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
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
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遇濫。偏則寡合。而
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
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

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

疏子夏曰。至為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
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

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
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

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也者為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家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為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會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能註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己矣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識所識者也合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新也日知其所能故言識也

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識所識者也合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新也日知其所能故言識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

解也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

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

者能如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

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疏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者。舉全數也。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則見廣見廣。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則見廣見廣。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也。

不言其情實也。**疏**君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也。故知之則改。而非小人。故繆播曰。君子過而不及。故知之則改。而非小人。故繆播曰。君子過而不及。故知之則改。而非小人。故繆播曰。君子過而不及。

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

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節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云。君

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就。近也。而視。則其體溫潤也。而人憎之也。袁氏注曰。溫。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註**

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註**

子夏曰至已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使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也。臣為病已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照。易曰。貴乎在道。明無素信。致不可也。輕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可也。**疏**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可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

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
 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
 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
 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
 人耳疏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
 子不能廣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
 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未云云
 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未事耳若本
 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

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己門人故
 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
 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
 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
 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能傳而後能倦解者邪故云
 深且遠而我知難先能傳而後能倦解者邪故云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
 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
 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
 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麓入妙
 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
 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
 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
 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
 罔其儀而幹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
 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
 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
 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

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

文也。學而優則仕。疏云。子夏曰。至則仕。亦勸學也。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

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

減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

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

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

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註鄭玄曰。言子

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云

下是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

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

薄。故云難並為仁。並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

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

故子張仁勝於人。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

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

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

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

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

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

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

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疏使孟氏至勿喜云孟氏

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

使陽膚為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

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微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

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疏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

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遍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疏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

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

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

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

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

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

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

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

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

夫。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苞氏曰。七尺曰

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疏大。叔。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武。叔。身。是。大。叔。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曰。子。

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

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

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觀。譬。如。居。家。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闕。闕。所。測。牆。

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

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闕。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

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闕。闕。唯。從。門。入。

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

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

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

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

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叔。凡。人。應。不。違。聖。也。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疏**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十

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訾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疏陳子禽至及也○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

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
 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
 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
 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
 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
 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
 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爲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
 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
 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卽
 是一言爲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家
 者。子禽當是見孔子相違。不被時用。故發此不
 智之言。子貢抑之。既意。故此更廣爲陳。孔子聖德
 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
 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目。則
 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
 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
 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
 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

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
 遠者莫不綏。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
 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
 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
 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者。孔子之死。
 則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
 則時物咸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疏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
 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

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
 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
 故堯曰最後
 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註 曆數。謂列次也。允
 註 苞氏曰。允。信也。因。

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
 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
 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
 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
 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
 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
 苞氏曰。權。科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

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疏：堯曰：至民悅。云

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

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

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

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

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

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

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

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

讓與干文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

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

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

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

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章以明

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咨爾舜

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

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蓋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

舜名重華，蓋云舜也。蓋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

聖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

咨爾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

我命也。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

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

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

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

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

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
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曆數以下之言也
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堯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未孫桀無道為天下苦惡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復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右君也帝天也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殺者湯既應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殺也禮也云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

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一辭武與湯同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以下是一辭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文者尚書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湯其可知也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者已上尚書第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

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猶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為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民。皆歸心。綴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為先也。民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死。故

次重於喪也。喪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眾者。為君上若能寬。則眾所共歸。故云得眾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云曆數謂列次也。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云孔子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云周周家至是也。此如前通也。云孔子安國曰。至用之也。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為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

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疏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之法也。云子張問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

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一也。言為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恒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屨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眾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般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

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人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

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至人也。○此章第三明

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生為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大壽也。人生

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大書

坂林

心齋橋通博勞町

心齋橋通南一丁目

同 本町北口入

日本橋通一丁目

同 二丁目

芝 神明前

同

淺草 茅町

横山町三丁目

同 一丁目

馬喰町三丁目

同 二丁目

同 四丁目

通 油町

下谷御成道

空町二丁目

東

都

書

林

大英	藤岡	吉田	山口	森屋	出雲	和泉	須原	和泉	岡田	山城	須原	河内	敦賀	河内
坂屋	屋	屋	屋	屋	寺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藤	文	慶	文	藤	治	萬	金	伊	吉	嘉	佐	茂	和	九
	次	三	兵	兵	次	右	右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助	藏	郎	郎	衛	衛	郎	門	八	衛	七	衛	助	衛	衛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終



魏 何晏集解
梁 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元治紀元
甲子補刻

論語義疏五冊

浪華

萬蘊堂梓